

德格行之 德格印经院(下)

■杨全富

购买了门票之后,我们走进大门,从大门到大院是一个长约三米左右的甬道,甬道两边绘制有唐卡画,左边为地球上山川河流分布图,从图上可以看出在整个世界中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只有五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全是茫茫水域。右边是藏传佛教的六轮回图,分别是人道、仙道、地狱、畜生道等,从图中形象的画出了世间所有的生存之道,这生存之道是分别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等六道。此六道中,前三道为善道,后三道为恶道,又称“三恶道”、“三涂”。其中人类在地狱所受的酷刑让人不寒而栗,在整幅画中还有一个让人意味深长的画面,那就是在人间间干尽坏事、贪污腐败之徒,当轮回到一个世界里时,全部变成头小、脚细,肚大的人物,痛苦的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在甬道的尽头出,悬挂着班禅大师亲自为印经院题写的全名,字迹遒劲有力,落落大方,显示出大师深厚的书法功底。走进院落,这是一个长方形天井,从一楼直至四楼顶部。整个天井因较为狭窄,因此光线很暗,阳光仅照射到顶端部分墙壁,明暗反差极大。几位画师在脚架上忙碌着,对于那些墙面脱色的地方补充颜料,在一楼的墙角,有一根长长的原木,中间被掏成槽状,沙江介绍说,这是制作纸张的用具,人们将树皮、草料等装在其中,然后沤制、捶打,再添加一种含有毒性的草本植物,这样制作出来的纸张防虫蛀、防鼠咬。在一间光线不太好的房间内,我们鱼贯而入,瞻仰了藏传佛教的菩萨和修建印经院的土司头人雕像,一位念经祈福的喇嘛让我们摊开手掌,将净瓶中的圣水倒在我们手里,我们虔诚的将圣水在额头上轻轻的擦拭,祈望自己在今后的道路中得到神的护佑。走出门口,我们沿着窄而陡的小木梯爬上二楼,在紧靠天井的右方,有两组工人正紧张而熟练地印刷经文。他们两个一组,分工协作。其中一人拿一块雕版放在有斜度的木凳上,迅速的在雕版上涂上油墨,另一人拿起一张裁好的纸覆在涂好墨的印板上,压稳纸后、躬身用滚筒从上到下使劲一滚,然后把印好的经文放到一边,重新拿纸或换一块雕版,以此循环往复,据同行的侄儿介绍,印制经文的人每天都这样虔诚的工作着,每印一张经文,弯腰捡拾纸张其实是一次膜拜。经文所用的油墨一般是黑色或红色,待经文印制好后,有两位长者整理好印刷的经文,并抱着拿到三楼晾晒。在三楼,两位长者坐在天井的围栏边,一边将刚印制的经文悬挂在木柱之间的细木绳上,一边将晾干的经书装订成册。三楼的布局 and 二楼几乎一样,只是多了许多又高又长的木架,所有的木架上,都整齐地码放着带有木柄的木刻雕版。穿行其间,鼻尖萦绕着一股淡淡的墨香,仿佛置身于古老而文明的文化长廊上,二楼和三楼的雕版主要有《甘珠尔》、《丹珠尔》、文集、丛书、综合、大藏经单行本。一位长者给我们介绍说,德格印经院所藏的大量书版中,有许多珍本、孤本和范本。如有印度早已失传的《印度佛教源流》,也有《汉地佛教源流》和早期医学名著《居悉》(即《四部医典》)等稀世珍本,又如最古老的版本《般若波罗密多经八千颂》是目前全藏区仅存的孤本,此经版作为档案文献已经于2002年3月被获准首次登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听完介绍后,我将自己的额头紧紧的靠在这些雕版上,用心触摸着它的灵魂之所在。在二楼三楼,我们也看到了许多新雕刻的经板,它与陈旧的经板相比较,重量轻了许多,少了一些沉稳,少了一些古朴。同样爬上一个窄小的木梯后,我们来到四楼,四楼的光线比二、三楼好很多,在这里存放的木雕版的内容,和二、三楼有些不同,主要是各种画板,这些画板都很珍贵。所藏画版大体上可分为“唐卡”、坛城(曼荼罗)、风马(龙打)三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据一位僧人介绍,德格印经院经板,从文字定稿到书写、雕刻,需要经过许多环节,包括4次反复校对,确认无误后,才对经版进行复杂细致的防腐、防裂等技术处理,一块经版才算制作完毕。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质量标准,规定十分细致、严密,完成的经版字迹清晰准确,经久不变。在每一个经板的手把上,都雕刻有经板制作者的名字,实行雕版终身责任制,如果雕版中发现有错误,那么就要追究其责任,一般要求赔偿双倍的损失费用,还要在佛前受到良心的谴责。

冲破油墨的浓香包裹,我们终于爬上了楼顶,楼顶的平台边没有护栏,前楼低,后楼高,有着传统的碉楼建筑风格,楼房四个翘起的檐角铸有黄色的龙头,龙头的下颌处悬挂有风铃,风铃下坠有日月造型的铁片,风铃在微风的吹拂下叮叮作响,为炎热的夏日送来清爽的清音。除了平台边的法轮和神鸟雕塑外,还有几座高约数米的宝幢,全部用纯铜铸造,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金黄色的光芒。在楼的顶部,还有三个瓶似的神器和用牦牛毛编制出来的黑色筒状帐幕,在微风的浮动下晃晃悠悠。这些宗教标志和装饰物,或铜质,或外涂金粉,阳光下金光灿灿,庄严而神秘。站在平台上,抬头间可以看到印经院后依山而建的藏族民居,远处的峡谷深处还有几座寺庙雄踞在山谷间。

在金顶的一间小屋里,一位年事已高的僧人正敲着鼓,口中念念有词,我们虔诚的双手合十,弓着腰走了进去,在这间小屋内的橱柜里,摆放着各式宗教神器。墙壁正面,挂着一位慈眉善目的僧人相片,据说是一位萨迦教的高僧活佛。我们顶礼膜拜,匍匐在相片前,喃喃祷告。

在暮色慢慢爬上来时,我们才恋恋不舍的离开印经院,向河谷底的更庆镇走去。



巴塘县鹦哥嘴石刻群



■汪涛

鹦哥嘴位于巴塘县城东南,东隆山脚下,因其地形状若鹦鹉的嘴而得名。东隆山与喇嘛多吉山隔巴曲河水相望,高山峡谷间,地势险要,自古就是进出巴塘的交通要隘,同时也是进出西藏的官员和商人的

必经之地。直到一九五八年九月川藏公路巴塘段通车,鹦哥嘴才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石块的存在,便成了官员和文人题字的好地方。鹦哥嘴石刻群集中反映了当

时清朝中后期和民国这一时期,巴塘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当时官员、文人抒发政治抱负,其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同时鹦哥嘴石刻是巴塘县茶马古道(亦可称为官商大道)的遗迹,也是巴塘县茶马古道最后的守护者。

鹦哥嘴石刻群由三组石刻组成,第一组离县城最近,由《竺国通衢》和几十尊藏传佛像组成,佛像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因日晒雨淋,苔藓侵蚀,不是很清晰了,但还能辨认出是哪些佛像。

《竺国通衢》刻在一颗大石头的下部,石高约三米,长约六米,刻于清道光年间,意为通向印度的通道,充分说明这条道路的价值和作用。大石和字已藏在核桃树下,势必难除,加之雨水侵蚀下已风化严重。

第二组《易简师超》位于中部,鹦哥嘴电站上方,刻在一块石壁上,书写者罗长椅本为道员,被赵尔丰请到巴塘作幕府,后任四川边军五营统领,为表明其志向写下这四个字。其意“改变文化,师从班超”最切合这一历史事件。因书写前对石壁作了处理,所以未能被雨水侵蚀,如初刻般。

第三组石刻位于入山的转弯处的山坡上,挂经幡处便是,其下古道依稀可辨。主体部分由《凤都护殉节处》、《孔道大通》组成。《孔道大通》:由清光绪时期川边学务总办吴嘉谟题,是指通往西藏(康定)的关口已经通畅之意,而不应理解为孔孟之道进入巴塘的路已通畅之意。

《孔道大通》的右边的几行小字为吴嘉谟撰吕秀绅书写的《筑

路记》。

《筑路记》由赵尔丰、马维骐、钱锡宝率文武委员敬立,写明修路的原因,过程,维修的及作用等作了说明,文中提到的“冈谷阻深,徕者惶恐”,“治径途,利行旅”也佐证了“孔道大通”是为庆祝道路竣工时的题字。

《凤都护殉节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驻藏大臣凤全就是在这里被巴塘人民所杀,当时所刻的《凤都护殉节处》是该石刻群中的精品,也是鹦哥嘴石刻群的精髓所在,凤全被杀案成为巴塘历史乃至康巴地区历史的重要节点。据《巴塘县志》记载和扎西格乃老人口述:凤全本应到现在的昌都去就任,但他途经巴塘时,见巴塘气候宜人,便不想到昌都,在巴塘留驻拟办垦务,期间行洋礼,习洋操,引起巴塘土司和僧众的仇视,并发生冲突,凤全被迫离开巴塘,行至鹦哥嘴遇伏被杀,继而川督马维骐、建昌道尹赵尔丰进剿巴塘,杀死土司和僧众几百人。这一事件直接导致赵尔丰升任川滇边务大臣在巴塘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改设流官,将巴塘改为巴安县,这也是巴塘县县治之始,这对康巴地区及周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遗爱在人》:在《孔道大通》的左边偏下的位置,边上的两行小字写的是巴安的汉番僧俗为陆军中将统领川边巡防副司令章树碑立传。

《挽督澄清》:在《遗爱在人》左上方的石壁上,为民国年间四川边

军代理分统高德翼题,挽辇:拉住马缰。澄清:平治天下。表明了其澄清天下的抱负。由于雨水侵蚀,已不是很清晰了。

《遗爱在人》的右边石壁上有《德政碑》,记载了清同治年间发生的大地震,以及救灾和重建情况,因刻在原有藏文的六字真言上,并未打光刨平,加之风化严重,字迹已辨认不清,系巴塘土司所立。右边为《去思碑》,上面的字也模糊不清了,中间可见“大老爷”三字。

其中也有不少藏文的六字真言,佛塔和双鱼图案。

《凤都护殉节处》、《孔道大通》、《易简师超》、《竺国通衢》是鹦哥嘴石刻群的精华所在,其字不仅体现了书写人高超的书法技艺,更体现了刻者的精湛技法,可谓入石三分,让我个不懂书法的也惊叹于他们的技法,同时作为茶马古道(官商大道)巴塘县这一段的物证,以及对巴塘历史进程的影响,应该是该石刻群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在。而自然的风化、雨水、苔藓的侵蚀、无主的状态成了鹦哥嘴石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特别是第三组石刻,由于道路的改扩建,路通过桥已到了河对岸,石刻处形成山崖,曾经狭长的古道虽然还在石刻前,但两头都断了,有小型泥石流的迹象,不易攀登上去,不适应游人近距离观看,而石壁上的石块也有剥离的现象,所以保护已刻不容缓。

如今鹦哥嘴石刻群静静地躺在东隆山脚下历经百年,任凭曾经的古道淹没在荆棘和野草间,敢问路在何方?

九龙彝族婚俗

■阿期的确

九龙彝族婚俗中有泼水的习俗。在泼水队伍中,新娘是最有精神的。她不时给同伴们打气要为她出口大气,在开始递眼色时,泼水队伍的水像倾盆大雨般泼向客人。

很多时候,等泼完水一看,新娘家里也成了小湖泊。姑娘们扫除完家里的水后,才款待客人。

上户口彝语称“哎勒姑”。新娘回娘家一个月之内,选择一天吉日、由父亲亲自送新娘回婆家举行上户口仪式。

上户口仪式,礼请一位毕摩主持举行。首先宰一只绵羊,割下舌头、胸皮、心、肝、脾脏等作供物,彝语称之为“夫哈”。而后毕摩开始念上户口经。

毕摩先将一碗念过咒的酒,按男左女右反复多次撒在手上,口念“合家经”,以示新娘与婆家永不分开。最后用“夫哈”反时针转过全家人的头,表示新娘户口已上在婆家,生是婆家的人,死也是婆家的鬼。

上了户口,媳妇如想“坐家”,第二天就不跟父亲走,否则,第二天父亲尚未回到家,新娘就到家了。

如果“坐家”,同居的头一夜,作为娇羞的处女,新娘要作礼节性的抗拒,以显示处女的尊严。

遇到对婚嫁不满的新娘,叫她硬性坐家,那新郎休想与她同居。这就先想办法做通思想工作,换回新娘的心,才能成为百年夫妻。

领受礼物彝语称“莫曲伙”。新娘坐家达到夫妻恩爱之后酿上两坛荞麦甘酒,妻子带着丈夫、背酒给娘家山寨的亲戚和家门喝。

一坛酒请全寨的男女老幼在娘家一起喝。一坛酒分户送到家,表示夫妻俩对客户亲戚家门的孝敬。

山寨人家的亲人,馈赠家禽家畜或钱财,娘家陪客,以表心意。夫妻俩无法拒回,只有领受。

山寨人家的亲人,馈赠家禽家畜或钱财,娘家陪客,以表心意。夫妻俩无法拒回,只有领受。

举行假婚时不准男性参加,选一吉祥物象征新郎,由老年妇女将一块红色毛织品在姑娘头上反时针转一圈,唱一曲吉祥歌,脱下童裙换上五彩百褶裙,取下童帕,梳辫,戴上成人头帕和首饰。姑娘从此在各种场所都享有成年妇女应有的地位。

九龙彝族的传统婚俗,随着民主改革、废除奴隶制特权和《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打破了等级内婚,族外不婚,姑表优先婚的陈规陋习,改变了抢婚、逃婚、早婚、转房、一夫多妻和包办的强制婚配。在婚嫁过程中,逐渐提倡婚事新办,简化了繁琐的礼仪,保留了良好的传统,增加了新的内容。未婚青年男女享有交往自由、婚姻自主、双方自愿的权利。

■贺先寒

许多年前的一个夜晚,阿布的母亲在牛厩里死去活来,生下阿布。恰巧,这头牛也在牛厩里出世。阿布的父母听信了老喇嘛的话:为了阿布平安长大成人,一生平安安妥,这头牛应当放生。

“放生”牛是自由自在的牛。它只需吃草,长膘。没有人把赶去驮东西;也不会有人把它捆翻在地剪牛毛;更不会被杀来吃肉。谁也不会去指挥它,它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它能活多久就活多久。

阿布的放生牛长大后,威武得不得了。个大体壮,头顶一对弯角粗大黑亮,一双血红的眼睛有凶光。它白天在坡上啃草,夜里倒也随牛群归栏。却总是与牛群拉开一段距离,孤零零站在一边,从来没有看见它同别的牛嬉戏。

阿布暗暗惊奇,看这气派,这头牛似乎是一群牛的头儿,是牛王?忽然有一夜,放生牛没有归栏,牛群就有些骚动不安。第二天没见它,第二夜也没回来。阿布这才想起人们的传说:不知从哪里来了伙偷牛贼,放生牛会不会被偷走了? 无论怎样还是去找一找。直找到太阳快落山。阿布来到亚日神山下一条树木茂密的山沟里。猛听风响,原来是一群饿鹰,老鸱从林梢上飞起来。心

放生牛

里奇怪,就走过去看看。还好远,阿布就看见他的放生牛埋着头。动也不动地立在一块石头前。走过去,这才看清楚了:放生牛把一只五尺长的大豹子用头抵在那片石崖上,一只牛角刺入豹子的肚子,放生牛的一双后腿半截都陷入泥沙中!豹子早已咽气,流出的血,在石头已经结成了干硬的血痂。

放生牛凶猛不是一般。又过了些日子,生下放生牛的那头母牛摔死了。

皮是有用的,当然要剥下来,牛肉总不能不吃。阿布把母牛的牛肚翻转过来,把牛胃里的粪渣抖出来,又把牛肚提到溪水里洗干净,牛肚包酥油,在牧场上很常见。

又到了牛群归栏的下午。放生牛起先还在牛群后走走停停,慢悠悠很自在。突然它昂起硕大的头来,鼻孔张合得厉害,它好像在空气中捕捉什么。猛地,放生牛长啸一声,已不像牛叫!它飞跑如流星,冲开牛群,跑到那堆母牛的牛肚里倒出来的粪渣前站定了,仰头大嚎,双目中就有浑浊泪水流出,血红的眼睛里没了凶光,湿雾蒙蒙一派。

昂头低头之间,放生牛宏大悲怆的叫声一声比一声急促。群牛也一起飞奔过来,低下头触一触那堆粪渣,也昂头大叫大吼,声

震整片牧场,惊心动魄,连鸟儿也不敢停停,拼命飞远。

放生牛又用前蹄猛刨草皮,草皮上留着剥那头母牛皮时浸下的血。放生牛叫得声嘶力竭,口吐白沫。费了好大的劲,总算把牛群赶进了牛栏。放生牛却从木栅栏里闯出去,跑去围着那块剥过牛皮的草坎和那堆粪渣转,狂叫、跳跃、喘着粗气咆哮。 阿布不敢去赶它,能把牛栏中的牛群镇住已经不错。放生牛伏在那块草皮上,很远都听得它急促呼吸声,只是吼声渐渐低沉下去,如呜咽。直到东方发白。阿布看见放生牛慢慢站起来,肥壮的身躯一夜里似乎变得瘦骨棱棱,在熹微的晨光中反倒倍显高大。

天亮时,放生牛慢慢走了,没有声息,没有回头,踏着露水朝草地深处走去。阿布只知道是它去吃草、歇息,并没有在意。可是从那天起,阿布就再也没有找到见过这头放生牛。

过了十多年,打猎的益西说,在亚日神山大海子边的树林里有一头野牛,好像很恨人,看见益西就猛追过来,益西怕极了,慌忙开了一枪,也不知打中没打中。会不会就是那头放生牛? 但它却野了。

不会吧? 阿布想,牛,是活不了那么长的时间的。